

問世間毒是何物

解毒高手為您解讀

文／陳于媯

「毒物」二字總令人興起神祕恐怖的聯想，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暨外傷中心毒物科洪東榮主任長年浸淫在千奇百怪的毒物世界中，卻樂此不疲。工夫下得深，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他對各類毒物瞭解的程度，極

少人能出其右，不知有多少次，甚至還沒看見病人，他就如同福爾摩斯一般，根據耳聞的症狀、發作時間和肇事環境，做出事後被證實正確無比的判斷。

正因為「找毒」、「解毒」是他的興趣所在，他永遠是24小時待命，即使半夜好夢正酣，只要電話一響，

得知有人中毒送醫，他二話不說，立刻跳下床，上了車，精神百倍的衝進急診室。「太太老說我對中毒的病人，比對家人還要關心，就好像中了毒一樣。」想想自己對毒物的情有獨鍾，他也不禁搖搖頭說「這個毒中得可深了。」



解毒工夫一流的洪東榮主任（攝影／陳于媯）

訓練過程中任勞任怨 獲恩師一對一傾囊相授

他是陽明大學醫學系第1屆公費生，走上毒物科這條路，並非他最初的規劃。他說，他在台北榮總當完內科第2年住院醫師，面臨選科的抉擇，曾考慮申請心臟內科，但心臟內科很熱門，僧多粥少；腸胃科常有病人吐血，看到病人吐血，他總是覺得難受；後來想到自己最感興趣的其實是藥理，平常就喜歡詢問病人曾服用什麼藥？療效如何？有沒有副作用？北榮剛好新成立毒物科，毒物與藥理關係密切，於是在下鄉服務前，向毒物科鄧昭芳主任毛遂自薦。「那時候，毒物科比現在還要冷門，許多醫師都不知道毒物科所為何事，我的主動投效還令鄧主任嚇了一跳。」

台灣的毒物科醫師屈指可數，其中絕大多數是北榮鄧昭芳主任訓練出來的，但是大概很少人像洪東榮這樣，擁有當初那麼好的學習機會。「我服務兩年期滿，回到北榮，毒物科除了鄧主任和當總醫師的我之外，只有一個住院醫師，我1個月要值班22至28天，急診幾乎都是我在看。我每天早上和鄧主任面對面開會，向他報告前一天晚上在急診看到的病人，給予什麼樣的診斷治療，以及毒物諮詢中心接到的電話有無特殊之處，鄧主任再逐一教導我，那種情形就像是一對一教學。」

中台灣毒物學的權威 屢屢破解重大中毒事件

這樣的日子持續將近一年，臨床經驗搭配學術理論，他不僅吸收了浩瀚的毒物

學知識，也培養出對毒物學的濃厚興趣，後來更積極進修，取得台大醫學院毒理學博士學位。一晃19年，他早已成為中台灣毒物學的權威，靠著精準的判斷和及時的解毒，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命，許多曾轟動社會的中毒案件，背後也總是會看見他忙碌穿梭的身影。

以台中兩年前發生飲料遭歹徒偷加高濃度氰化物的「千面人」案件為例，洪東榮記得那天晚上十點多，一對男女開車經過便利商店，買了兩瓶飲料提神，女子喝了一口，很快就口吐白沫，陷入昏迷，男子開車輾轉送她到洪東榮當時服務的台中榮總掛急診，值班醫師打電話通知他，雖然檢驗報告尚未出來，但他根據經驗判斷，應該是氰化物中毒。果然，解毒劑一打，不到1分鐘，女子就恢復意識。

急診室裡有位警官告訴洪東榮，稍早之前，也有一個病人喝飲料後發生同樣的狀況，被送到另一家醫院。洪東榮隨即向這家醫院瞭解狀況後，也懷疑是飲料被下了毒，「千面人」3字瞬間浮上心頭，此一品牌的飲料若不趕快下架，可能會有更多人受害，於是請院方啟動緊急醫療網，總醫師火速與其他醫院聯絡，提醒對方注意「喝完飲料就昏迷的病人」，以及萬一真有病人出現，應如何緊急處理。

果不其然，隔天清晨4點多，一名李姓男子要到市場工作，買罐同牌飲料喝下提神，頓時覺得很不舒服，搭計程車抵達醫院求助時已經昏了過去。洪東榮為他施打解毒劑，搶回一命，如今他除了比較容易疲倦之外，已經康復。

底圖摘自：<http://www.ttvs.cy.edu.tw>

毒物科醫師有社會責任 須在關鍵時刻做關鍵決定

「毒物科醫師除了診斷治療，還有社會責任，必須當機立斷，在關鍵時刻做關鍵性的決定。」那天，一宵未睡的洪東榮建議院方緊急召開記者會，提醒社會大眾小心，事後追查得知被下毒的飲料共有12瓶，如果不是警告得快，相關消息透過電子媒體整天播放，可能會有更多人送命。

他也曾數度發現有人誤食以工業用甲醇製成的假酒，導致喪命或雙目失明的悲劇，這樣的臨床發現隨之而來的往往是民眾的高度警覺，在警方循線查緝下，避免造成更多的悲劇。

解毒分秒必爭要快狠準 從新聞報導隔空動腦偵察

他說，一個意外中毒的人，很少會知道自己是中了什麼毒，就算知道，送到醫院也已經奄奄一息，有口難言。毒物科醫師這時候必須權充偵探，從病人症狀和暴露過程中，冷靜敏銳的抽絲剝繭，尋找真凶，而且速度必須快，否則拖得越久，病人活命的希望越小。

有趣的是，「福爾摩斯」當久了，洪東榮不僅關心「送上門」的中毒事件，就連其他地方發生的中毒意外，他也總是「隔空偵察」。有一次，北部一家回收化學廢棄物的公司，在回收清洗電路板的廢液時，發生集體中毒事件，2人死亡，3人受傷，參與救治的醫護人員也有數人出現不舒服的現象。洪東榮在電視上看到這則新聞，新聞報導最初

指稱因證據未明，無法確定中毒原因，洪東榮一通電話就打到北部相關的醫院，告知是硫化氫中毒，應趕快替病人打解毒劑。後來證明他是對的，原來清洗電路板用的是硝酸鎳和硫酸鎳，和空氣接觸後產生硫化氫，員工在作業中吸入而中毒。

治毒蛇咬傷研究新技術 隱藏毒物多籲民眾多小心

論起治療毒蛇咬傷，洪東榮可就更神了，近年從臨床走向研發的成就耀眼。他說，萬一被眼鏡蛇咬傷，施打的蛇毒血清量必須是其他毒蛇咬傷的3至4倍，如果施打的分量不夠，傷口組織依舊會潰爛。然而，醫界收治被毒蛇傷者，傳統是用酵素免疫分析法檢驗蛇毒，需要3小時才能知道結果，時效上有點緩不濟急。洪東榮以「側流分析法」，運用抗原抗體結合反應產生顏色，研發出一種快速檢驗片，只要將病人血清滴在檢驗片上面，半小時之內就能確定「凶手」是不是眼鏡蛇，真是功德一件。

洪主任表示，許多毒物悄悄隱藏在我們的生活環境中，不碰它沒事，萬一哪天逾越界線便有中毒的危險。例如民間俗稱喇叭花的曼陀羅花，野地或花園時有所見，它全株有毒，以果實及種子毒性最大，民間常摘花炒肉絲或加排骨熬湯吃，認為可以治療老人咳嗽及氣喘，也有人拿果實切片煮來當成青草茶飲用，或者誤以為含苞待放的曼陀羅花是茄子，水煮後沾醬吃，殊不知曼陀羅的一朵花、一顆果實、幾片葉子，都可能造成中毒，症狀的嚴重度和食用量有關。

因為曼陀羅花含有類似阿托品的各種生物鹼，通常在服食15-30分鐘後就會出現副交感神經抑制和中樞神經興奮的症狀，病人起初會覺得口乾舌燥、全身躁熱潮紅、心跳加快、頭昏、頭暈，接著可能會幻聽、幻視、意識模糊、哭笑無常、肌肉抽搐，甚至痙攣及昏迷，毒性驚人。

不久前，還有農婦在果園噴撒葡萄催芽劑時沾到腹部，不久便覺得肚子脹痛，開始腹瀉、嘔吐，隨之意識不清、心律不整，20小時後喪命；另一名老婦則只不過吃了一盤炒豆薯種子，一兩個小時後，嘔吐腹瀉，陷入昏迷，成為植物人，原來豆薯種子含有魚藤酮，食用大量足以抑制全身細胞對氧氣的吸收，導致細胞缺氧。這些可怕的後果豈是一般人能夠想像得到的呢？

毒物科病人大半是自殺 死裡逃生後方知生命可貴

不過，意外中毒的發生頻率比起自殺式的中毒，還是低得多了。洪東榮在台中榮總急診部擔任毒物科主任時，急診平均1年收治的中毒病人數在1200例左右，其中6至7成都是自殺。「一個人會自殺，多半是一時衝動，手邊有什麼，拿起來就吃，救活之後，雖有極少數會埋

怨我們為什麼要救，為什麼不讓他們死，但是絕大多數在鬼門關走過一回之後，再也不想死了。」

洪主任認為，當毒物科醫師很有挑戰性，只要判斷正確，解毒劑一打，病人馬上清醒，效果立竿見影。他打趣說：「許多和我合作過的急診室護理人員最喜歡我，因為當神智不清的中毒病人大吵大鬧，只要我來，一針打下去，混亂馬上歸於平靜。」說來簡單，但如何才能臨危不亂，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判斷，這種功力可非一蹴可幾。

能救命但不是賺錢的科 在解毒之路找到行醫價值

如果年輕醫師想要專攻毒物科，他有何建議？「我當然贊成，不過在下決定之前，必須先做好心理建設，畢竟比起其他科，需要看毒物科的人太少了，何況這樣的病人大部分是急性中毒，順利解毒後，多半住院兩天就出院，此後幾乎不會再回診，『群眾基礎』」很難累積。就現實層面來講，這是一個能救命，卻絕對不是賺錢的科。」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毒物科在醫界始終被視為冷門科的主因，但是洪東榮穿梭於急診室與實驗室之間，在全心全意為人解毒、治毒的同時，他找到了行醫的價值和意義。🏥